

革命人物誌

第十六集

K 827.6

16/16

K 827.6

117/16

革命人物誌

第十六集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六月出版

革命人物誌 第十六集

定價：精裝新臺幣一〇〇元 美金三〇元
平裝新臺幣八〇元 美金二〇元

主編者：秦孝儀

編輯者：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

臺北市中山南路十一號
郵政劃撥帳號一四六一八號
臺北市中山南路十一號
郵政劃撥帳號二一八一號

經銷處：中央文物供應社

承印者：中華印刷廠

臺北縣新店鎮文化路二巷三號

凡 例

一、爲發揚革命先烈先進犧牲奮鬥之精神，特將歷年搜集之革命先烈先進資料，編爲「革命人物誌」，分集出版。革命建國時期，先烈先進，或時當密勿，功蹟莫彰；或奮事忘身，不傳姓字，或殫精紆慮勞瘁以歿者；其事蹟或隱或顯，或湮沒無聞，現時徵集，尚感困難，異日搜求，更將不易。本誌之創，一則將已有之資料，提供考訂；而主要在藉以引發海內外史家學者之注意，共同致力於廣度與深入之搜求，翔實考訂，俾臻至善，此本誌之最大的目的。

二、本「人物誌」所據之資料，均採用已成之傳記、行狀、行述、墓碑，或墓表等，間有未盡完整翔實之處，編者仍保持其原有之記述，以供考訂及重新立傳之參考。如須說明者，則加按語。各篇之後，均註明

革命人物誌 第十六集

凡 例

孔震掀.....(一)

附錄：一、孔庚（震掀）先生軼事.....(八)

二、追思孔震掀先生並漫談憲政運動秘辛.....(一四)

吳天民.....(三九)

阮 復.....(四一)

余振翼.....(四三)

余德麟.....(四四)

李仲辛.....(四八)

李延年.....(四九)

附錄：敬悼李延年將軍.....(五一)

宋垣忠.....(六三)

周用行.....(六五)

目 錄

一

周晞顏

(六八)

周靜吾

(七〇)

林損

(七十二)

附錄：一、國民政府褒揚林損令

(七五)

二、悼先師林先生

(七六)

林卓夫

(七八)

附錄：林卓夫自傳

(七九)

孟漢霖

(八四)

俞鴻鈞

(八七)

附錄：一、蔣總統褒揚俞鴻鈞令

(九〇)

二、俞公鴻鈞墓誌銘

(九二)

施襄能

(九四)

時子周

(九六)

附錄：王秉鈞等請將時子周先生生平事蹟宣付黨史致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

會函

(九八)

倪永強·····	(九九)
祝紹周·····	(一一五)
附錄：記祝紹周將軍·····	(一一九)
張炯·····	(一二九)
附錄：一、蔣總統褒揚張炯令·····	(一六四)
二、革命家兼教育家張炯先生·····	(一六四)
張志安·····	(一六八)
張廷鏞·····	(一七一)
張知本·····	(一七五)
附錄：一、總統褒揚張知本令·····	(一七七)
二、張懷九（知本）先生在首義期中之殊勳·····	(一七八)
三、張知本先生的風範·····	(一八八)
四、張懷九先生事略·····	(一九二)
五、回憶面謁國父——黨國元老張知本魯蕩平述懷·····	(一九三)
張榮田·····	(一九八)

張善子		(二〇一)
附錄：國民政府褒揚張善子令		(二〇六)
張潔之		(二〇六)
附錄：張潔之殉國事略		(二〇八)
莊仲舒		(二一二)
曹克人		(二一五)
曹叔實		(二一七)
附錄：國民政府褒揚曹叔實令		(二二一)
黃福		(二二二)
曾萬里		(二二四)
附錄：曾萬里遇難經過		(二二五)
賀國光		(二二八)
附錄：一、我所認識的賀元靖（國光）先生		(二三〇)
二、賀國光先生八十自述		(二三三)
賀揚靈		(二七三)

附錄：一、憶賀培心（揚靈）同志……………（二七六）

二、賀揚靈先生墓誌銘……………（二七八）

三、回憶浙西工作——追念培心先生……………（二八〇）

彭醇士……………（二八六）

楊超……………（二九一）

路友于……………（二九四）

附錄：路君友于墓誌銘……………（二九五）

鄒去病……………（二九七）

熊紫雲……………（二九九）

趙毓政……………（三〇〇）

鄭毓秀……………（三〇三）

鄧蕙芳……………（三一五）

鮑剛……………（三一九）

賴傳湘……………（三二〇）

蕭乾……………（三二四）

蕭瑜

..... (三二六)

附錄：一、悼念蕭子昇（瑜）先生

..... (三三二)

二、海外傳播中華文化・蕭瑜鞠躬盡瘁

..... (三三七)

蕭智先

..... (三四〇)

蕭毅肅

..... (三四一)

附錄：一、總統褒揚蕭毅肅令

..... (三四四)

二、懷念蕭毅肅上將

..... (三四五)

魏伯益

..... (三五八)

魏炳文

..... (三五九)

龐晶如

..... (三五〇)

附錄：龐晶如傳略

..... (三五二)

薩師俊

..... (三五三)

附錄：一、中山艦艦長薩師俊殉職經過

..... (三五八)

二、薩艦長殉國前夕談話回憶錄

..... (三五九)

革命人物誌 第十六集

孔雯掀

孔憲善

革命建殊勛，大同倒袁，武昌興漢。

立志著高節，榜門明志，絕粒捨身。

民國三十九年四月五日，雯掀九伯被共匪迫害致死，這消息是前湖北省參議會議長何世伯成濬（在臺逝世）帶來臺灣的。因此，吾鄂旅臺人士寫了這樣一副輓聯。的確，老人家一生德行，無不以革命事業爲重，莫不以公忠體國爲先。而且人生寤寐求之的「利」，老人家亦從未作過如此自私的打算。是故到死爲止，不但依然是清風兩袖，甚至下葬的棺木，都還是依靠鄰人所施捨。當武漢淪入匪手，老人家以家貧如洗，無力追隨政府轉進，當然自知劫運難逃，但他並未爲苟全性命，向共匪作過任何屈辱的表示，相反的，更積極的表現了他一貫威武不屈的性格。他杜門不出，並親書「殺我者請進，訪我者免進」十個大字，貼於門首，以明漢賊不兩立，忠奸不併存的高風亮節。就這樣才被共匪施以絕對無理的迫害，以致於死。

今（六三）年四月五日正逢民族掃墓節，亦正是被迫致死的二十四週年，而且今年恰正是老

孔雯掀

一

人家百年冥誕紀念，謹特就其生平革命經過，臨財不苟的故事，參政會言論摘要，以及爲匪迫害絕食致死的英烈事蹟，分別簡述如後，藉資遙祭與哀悼。

生平革命經過

雲掀九伯號孔庚，譜名昭煥，以叔伯兄弟依次排列第九，所以我呼九伯（我父親第十），世居湖北浠水縣第三區王祠鄉，出生於民國前三十八年。弱冠卽畢業於南湖書院，隨後又進入湖北武備學堂，至清光緒二十八年，經張之洞的選拔，考取了官費，留學日本，攻讀陸軍士官學校，學習騎兵。這時卽已加入了興中會，而後又轉入同盟會，追隨國父，從事革命救國工作。士官學校卒業之後，立即回國在陸軍部任職。辛亥武昌首義之前，隨吳祿貞奔走革命。迨吳被人暗殺，便同我父親一起兄弟兩人潛入山西，與閻錫山、王用賓、景耀月等人舉義響應武昌。這時並擔任晉軍的旅長職務。當革命工作稍告一段落，旋又任職大同鎮守使（這時我父親任釐金局長），前後歷時五年，至民國六年才回到了武漢。沒有多久，由於督軍團叛亂，乃又隨軍北伐，奮戰於川豫之間，未久終於蕩平了叛逆，軍閥聞之膽寒。這其中尤以擊潰了盤據在湖北境內軍閥王占元，建功至偉，人所皆知。值北伐勝利成功，全國統一，這時才又回到了武漢，並定居於武昌糧道街六十一號，旋又受命掌理吾鄂民政。

老人家一生剛毅敢言，清廉耿介，凡所見不平，皆挺身而出加以援助，因此他的言行，膾炙

人口，鄉人都稱他是湖北的「怪傑」之一。抗戰軍興，經由湖北省政府與省黨部聯席會議之推薦，任國民參政員。抗戰勝利還都，被選為湖北省第二區立法委員，任職期間，所有議論，每每踴躍奮發，語驚四座，凡提質詢，無不以民意為出發點。民國三十五年，政府還政於民，結束訓政，實施憲政，於同年十一月在首都南京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被選為大會主席團，並於十二月三十一日，在國民政府大禮堂出席正式簽署公佈憲法之盛典。

臨財不苟故事

記得大約是民國二十五年（那時我剛進入國小），那時正當春雨連綿，武昌市糧道街六十一號，現住的這幢平房，忽然靠近廚房側面，院子的圍牆，可能是由於雨水的沖激，以致牆基泥土鬆軟而倒塌。就在雇工挖土重建的時候，不意竟在牆基下層，一直挖到假山的下面，發現了大量的黃金和白銀，由於工人的爭奪，老人家也就立刻獲悉了這個事實，他便毫不猶豫，立即一面急電警局派警監督，一面商請省府派員驗收。他將這筆為數相當可觀的財富悉數捐獻省府，充實省政建設基金。當日下午武漢各晚報均以最大的篇幅，詳細報導這一大新聞，報童莫不大聲沿街叫賣，因之也就形成了轟動一時大新聞。同時我記得非常清楚，就在當天的晚上，燕生五哥（九伯的獨子，亦按叔伯兄弟排列，他為第五，我為第六），由於事前沒有讓老人家知道，偷取了一隻足赤十兩重的金質水牛，拿過江來送給我父親觀賞（那時我家在漢口市黃陂街打扣巷斜對面，門

牌號碼忘記），因此我們也就知道了這件事情的經過。

這一寶藏，在警士們（那時是警士制）荷槍實彈的監督下，整整挖了三天兩夜，結果計有黃金白銀，一共是二十四缸之多。其中有份量不同的金磚、金片，和大小不等的銀錠、銀條之外，其餘大多是些金銀器具或裝飾物品之類，諸如：碗、杯、筷、壺、盤，再就是些金水牛、金山羊、金銀花等等裝飾品。另外還有一些達摩祖師爺的小型金佛像（全身的）。這些物品每只重量，約在五至十兩之間不等，集中起來，的確是一筆數目相當大的財富，如若據爲己有，當終身享用不盡。

糧道街挖出寶藏的這間住宅，是一座一進三幢的平房，前後兩個天井，據說原出賣人，是從前黃岡縣大富豪劉維楨（官至尙書，武昌有尙書第，一般人稱爲劉長毛）的後裔，由於先人財富無算，且大都埋於地下，年代久了，世代後裔也就無從查考，因此即不知道那裡有地庫，也更不知道那裡有多少。依據這個情理，這筆意外的財富，全部屬於自己，當然毫無問題，可是老人家並不作如此想，反而說：「非份之財，不可苟得」。所以才毅然決然的悉數捐與省庫，充實建設經費。這一個臨財不苟的故事，我相信今日在臺灣的鄉長們，皆能知之甚詳。

參政言論摘要

老人家素稱剛毅敢言，且切中時弊，因此在吾鄂極負名望，亦爲黨國的聞人之一。茲以篇幅

所限，僅摘錄千兩階先生，在「湖北文獻」第二十九期中，發表的「追思孔雲掀先生」一文中心語如後：「第四屆參政會，某次在重慶夫子池集會中，王雲五任主席，共黨參政員先後指摘國民政府及國民黨，並渲染其所控制的『解放區』如何如何之後，孔先生奮然起立，指周恩來質問說：什麼叫解放區？周說：凡沒有敵人的地方叫解放區。孔說：沒有那一類的敵人是解放區？周說：沒有日偽的地方就是。孔再大聲說：你們剛才所說的解放區，多指的是十八集團軍所控制的地區，我聽得明明白白的，那嗎？凡沒有敵偽的地方，叫作什麼區？請你鄭重聲明以後再不許『新華通訊社』、『新華日報』、『長沙日報』、『羣衆週報』等亂說亂用，庶不致破壞團結，破壞抗戰。孔先生理直氣壯，說罷兩眼直視周恩來，候他答覆。這時會場空氣頓形緊張起來，許多出席及列席人員，不免相顧失色，上千隻眼睛，都集中注視孔先生及周恩來的表情。周恩來答覆曖昧，蓋如此區別匪區與自由區，是共產黨『否定』自由地區，而圖擴大赤化的政策。周恩來是時是延安派駐重慶的代表，他自不能作有背其偽組織偽中央政策的聲明，這是周恩來所以支唔其詞的原因。共產黨這個『求量變多的統戰陰謀』，給孔先生逼出了牠的狐狸尾巴，於是孔先生在其現了原形之後，即拍案指周說：你們從前一再聲明，遵守抗戰建國綱領，取銷赤化區域，是假的，借抗日之名，乘對外之勢，發展共產黨的組織，擴大共產黨的控制地區是真的，所以凡你們控制的報紙刊物，都常宣傳你們佔據的地方爲『解放區』。此外之地區一律我敵不分，概視爲待

解散區，因此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並你們所組織的游擊隊，常襲擊政府軍及地方團隊，不理統帥部各司令長官的制止命令，這樣食言背信，一意倒行，不是極明顯的破壞抗日團結，視你們曾宣稱願遵守的抗建綱領如廢紙嗎！周恩來給孔先生指責後，遂深感到其假面具與所包藏的禍心，完全被揭穿了，乃狡賴拍案說：孔先生在這抗戰嚴重關頭，故意挑剔，豈不是破壞國共團結？此時雙方便衣警衛，都磨厲以須，駐衛憲警如臨大敵，主席王雲五遂宣佈散會，乃結束了此一國共兩黨的惡鬥局面。從這裡你們可以看出當時的孔先生，以一個並非在國民黨內負有重責的人，居然在衆人皆醉的情況下，而奮然發難，如其對當時共產黨的陰謀禍心，沒有透徹的認識，那有這樣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表現啊！假如那時顯然是黨國要員，而又與共黨接觸特多的張治中和邵力子兩人，能有如孔先生之信道篤而識先機，那中國此時的歷史，自不是抗日勝利而革命失敗的寫法了！

共匪迫害致死

共匪見老人家反共意志堅定，自知無法被其利用，於是便實施無理的迫害；首先派了張匪培成，率領一夥嘍囉衝入住宅，交出一份所謂的「坦白書」，說要將凡是做過的好事和壞事，統統要坦白出來，同時還限定立刻填妥，不得有誤。老人家接過了坦白書，用力往桌上一甩，大聲說道：「我孔庚一生中從沒有做過一點壞事，所有的壞事，都是你們共產黨幹的！」說完就不再理

睬，十足表現了「臨大節而不可奪」的儒者風範！張匪見情形無法挽回，便惱羞成怒的猛力踢了一腳，並隨手打了兩個耳光，便悻悻然而去。

翌日張匪又至，說是無論如何，必須銷受「折實公債」一萬分。所謂的一萬分，就是美金的一萬元。這一驚人的數目，不但根本就拿不出來，就算馬上把房地產連同傢俱一起賣掉，也是無濟於事的。這一無理的要求，提出了之後，每天由匪幹輪番催討，並聲言若不兌現，將要如何如何！老人家知道這是一個毒計，便向座催的匪幹說：「好，你們狠，是隨時可以殺我，但我比你們更狠，是準備死的，反正你們來了，我當然不能生存，早已打算好了」。於是就從這天起，便粒米不進，杯水不飲，絕食了八天，終於在三十九年的四月五日，嚥下了最後一口氣逝世，那時正是七十七歲。

人雖已死，可是問題並未解決，而且還說是詐死，經過這批嘍囉的反覆檢查，證明人是確實已死，說是可以埋葬，於是經鄰人之助，買來了棺木，並拿出了早年預做好了壽衣，化裝入殮。此刻老人家的死狀，是滿面怒容未消，且雙手緊握着拳頭。這就是說明了老人家厭惡共產匪黨的態度，確是至死不渝的！同時更表明了他堅定不移，以身殉節的偉大精神！

老人家雖已草草入殮，正當要抬出埋葬，忽然僞省府的匪幹，又帶來了另一批嘍囉，大聲咆哮的說：「還沒有正式核准埋葬，竟敢擅自處理」。說罷就立刻命令嘍囉們搞開棺木，重再再